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军营里的脚步声

魏世通



我们家的勋章

倪超军



我至今还能分辨出军营里每一种脚步声。

清晨出操时,几百双胶鞋同时踏在水泥地上的声响,是一种密不透风的轰鸣,像远方的雷声贴着地面滚过来。那声音整齐得可怕,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拍上,连鞋底与地面分离时发出的“唰”声都完全同步。新兵连的前两周,我怎么也跟不上这个节拍,总在队列里踩出突兀的杂音,像一段完美的旋律里突然蹦出几个走调的音符。班长从不回头看我,但他会在全连点评时冷冷地说:“某些人的脚有自己的想法。”

训练场上的脚步声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那是负重越野时,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拖着疲惫身躯跑过的声音。胶鞋与碎石路面摩擦,发出沙沙的钝响,中间夹杂着粗重的喘息和偶尔的咳嗽。一次五公里考核,我跑在队伍中段,前面的战友忽然脚步一乱,整个人向前栽去。我听见他的膝盖重重砸在地上,但他没有停下,咬着牙站起来,脚步变成了明显的跛行,那声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剁在水泥地上。后面的战友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放慢速度,围在他身侧,用自己整齐的步伐声包裹住那个破碎的节拍。

真正让我领悟脚步声分量的,是哨位上的那一夜。

那时我已经下了连队,被分到弹药库执勤。那天后半夜轮到我的班,山风很大,吹得哨棚顶的铁皮哗哗响。我握着枪站在哨位上,四周漆黑一片,只有远处营区的几点灯火像萤火虫般微弱。忽然,我听见了脚步声。

那脚步从盘山公路的拐角处传来,不紧不慢,一下是一下,带着一种奇特的规律。我握紧枪,低声喝问:“站住,口令!”脚步声停了,片刻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长江。回令。”我报了回令,对方走近,我才看清是隔壁哨位的张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斜斜地爬上阳台,也悄悄照进许多人的心里。姥爷正整理他那件军绿色旧衬衫。这件衬衫他穿了几十年,尽管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布料也有些发硬,但他总说穿着舒服。当手指抚过衬衫的领口时,他特意放慢了动作,仿佛连时间的脚步也跟着缓了下来。

“这衣服可比你妈的岁数还大二十多岁呢。”姥爷把衬衫摊在膝盖上,手指在胸口的口袋边捏了捏。这枚勋章他很少拿出来,平时就揣在口袋里,走路时能隐约听见金属碰撞布料的细碎声响。

我小时候问过他,这勋章是怎么来的。他当时正给自行车打气,停下来应了一句:“是打仗那时候得的。”再问细节,他便不肯多说了。直到去年建军节,姥姥做了一整桌菜,他高兴,喝了两盅白酒,才把勋章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跟我们讲起那段传奇的岁月。

勋章是黄铜做的,五角星的形状,背面刻着编号和日期。他用拇指蹭了蹭星星的边角,缓缓说道:“1953年夏天,我们部队在朝鲜的一个山头驻守。那地方光秃秃的,连一棵能遮阴凉的树都没有,白天热得身上发烫,晚上又冷得直哆嗦。”

他说,当时连里有个叫小韩的新兵,才十六岁,比我妹妹还小。小韩是四川人,说话带着口音,总把“饿不饿”说成“哦不哦”。那时候物资紧缺,压缩饼干都是按人头发的,小韩总说自己不爱吃甜的,把分到的那份偷偷塞给姥爷。

“他说我年纪大,得多吃点才有力

兵。他端着搪瓷缸子,里面冒着热气。

“半夜冷,给你送碗姜汤。”他把缸子递给我,“我替你盯一会儿,你喝完。”

我接过缸子,注意到他的脚步。他下岗后本该回营房休息,从那边绕到我的哨位,要多走将近一里山路。可他走过来的脚步声,轻而稳,每一步都踏得实实在在,完全不像一个刚下哨的人应有的疲惫。我问他为什么不休息,他笑了笑:“你们新兵站夜哨容易犯困,尤其后半夜,风又大。我当年刚下连队那会儿,老班长也是这么给我送姜汤的。”

他转身离开时,脚步声渐渐远了,那个节拍不紧不慢,像是用脚步丈量着山路。我在哨位上端着温热的姜汤,忽然觉得山风不那么冷了。

后来我渐渐明白,军营的脚步声从来不只是声音。它是一支队伍的灵魂在行走,是千百个人把心跳调到同一频率后发出的共振。新兵时我拼命想融入那个整齐的节拍,怕成为那个“走调的音符”。可后来我才懂得,真正的整齐,不是每个人迈出完全一样的步子,而是在有人跌倒时,旁边的脚步会慢下来等他,会在他身边围出一个保护圈;也是在深夜里,另一双脚多走一里山路,只为给站岗的战友送一碗热姜汤。

退伍多年后,我在城市的人潮中行走,地铁站里全是匆忙的脚步声,皮鞋、高跟鞋、运动鞋,交错成一片混乱的鼓点。我经常在其中恍惚,试图分辨那个久违的节奏。有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急促而整齐的脚步,回头一看,是一群学生跑过天桥。我会站在原地听一会儿,直到那声音完全消失。

那个节拍已经刻在我的脚底板上了。就算走再远的路,就算混在再嘈杂的人潮里,我心里始终有一双脚在走,一步,一步,踏在当年的营区水泥地上,不急不缓,铿锵有力。

气打仗。”姥爷拿起勋章,放在自己胸口比了比:“其实我那时候才二十六岁,比他也大不了多少。”

驻守到第三十七天,敌人发起了总攻。那天凌晨开始下雨,炮弹也像雨点似的落在阵地上。姥爷说他正趴在战壕里装子弹,忽然被人猛地按倒在地——是小韩。他压在姥爷身上,后背被弹片划开了一道大口子。

“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还有气,攥着我的胳膊说,想看看胜利的样子。”姥爷的声音有些哑了,“我跟他说,你放心,我一定带着你,看着咱们赢……”

战斗结束后,部队给姥爷记了功,发了这枚勋章。他说领奖那天,总觉得口袋空落落的,要是小韩能站在旁边就好了。“这勋章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全连的,尤其是那些没回来的人。”姥爷把勋章重新包好,放回胸口的口袋,“我带着它,就像带着小韩,带着战友们一样。”

现在姥爷还是常穿那件军绿色衬衫,怎么都舍不得扔。他说这衬衫料子好,耐磨,更重要的是,它和战友们曾经穿过的是一样的。每次洗完衬衫,他都会把它晾在阳台的竹竿上,自己站在旁边看一会儿。风一吹,衬衫就轻轻晃动,像有人在轻轻拍他的肩膀。这世上,总会有人记得你,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

有一次我看见他对着衬衫自言自语,走近了才听见他说:“小韩,老张,你们看,现在日子多好,有白米饭吃,有小洋楼住,不用再挨冻受饿了……”说完,他抬手摸了摸胸口的口袋——那枚勋章,正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八一风吟(外一首)

林钊勤

八月的风轻轻吹
吹过祖国的大地
它带着历史的记忆
诉说着军队的传奇

南昌起义的枪声
震撼黑暗的世界
那是人民军队的诞生
开启了崭新的征程

风穿过长征的山谷
吹过那片红土地
战士们的脚步坚定
追寻着光明的旗帜

抗日战场上的硝烟
被风渐渐吹散
人民军队的英勇
让侵略者胆战心寒

解放战争的号角
风也跟着吹响
推翻了反动统治
建立了新中国的辉煌

如今和平的年代
八一的风依旧吟唱
人民军队的征程
百年辉煌的篇章

它吹过城市乡村
吹过每一寸土地
守护着人民的安宁
为祖国繁荣助力

戎装流年

穿上那身戎装
青春便有了色彩
绿色的军营里
留下成长的节拍

新兵连的日子里
有汗水也有无奈
可那严格的训练
让我变得豪迈

战友们的陪伴
如春风般温暖
一起训练一起笑
度过美好的时光

站岗的夜晚
月光洒在身上
那寂静的哨位
是我坚守的地方

野外拉练的路上
有疲惫也有坚强
翻山越岭的脚步
丈量着祖国的疆土

时光匆匆流转
戎装伴我青春
即使岁月已远走
初心从未改变

脱下军装的那一刻
泪水在眼眶打转
戎装流年难忘
那是我最美的纪念